

李敖
大全集

25
李敖论史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大合集

25

李敖论史

中国近代史新论
中国现代史正论
中国现代史定论

李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

一、1999年1月,中国友谊版《李敖大全集》(1—20卷)在北京出版。逾年,《李敖大全集》(21—40卷)面世。十载光阴,世事沧桑。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梳理和再编辑,实属必然。

二、新版《李敖大全集》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按“文学与自传”“人物专题研究”“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以及“私房书”和“杂写集”六大主题分类编排,摒弃了原台湾版“合订本式”的编撰方式。

三、新版《李敖大全集》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全面。与十年前出版的“大全集”相比,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

四、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即“只删不改”“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并标明‘编者略’”“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

五、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遵循有关规定,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

在新版《李敖大全集》即将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

国大陆出版。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对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1

《中国近代史新论》(1-143)

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3

惨刑与迫害

——汤若望等的苦斗/17

西化史的一章/29

祖法和历法/43

中国式谈判/46

一页与老毛子的外交史/49

被拆穿的纸龙/62

此非彼辈所能知也! /67

《末代皇帝研究》前言/70

史坚如和他的口供真相/72

北京召开“辛亥革命烈士彭家珍学术研讨会”志感/75

《武昌革命真史》书后/77

乱世陈家泪/80

黄门鼓吹/84

砸掉那铜像! /87

谁忠谁奸

——兼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一些错误/113

《全盘西化的理由》前记/125

《中国近代史论集》序例/141

《中国现代史正论》(145-271)

青年党的历史教训/147

从国民党密件看青年党/149

晚节不保的青年党/151



目录



目录

- 陈立夫,你为什么不早说? /153
陈立夫不是 CC 吗? /159
党与法/162
《党与法》的重要附记/174
跋孙铭九给张学良和李敖的照片/175
何柱国两篇《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书后/181
王家桢回忆张学良两篇文章书后/187
《张学良研究》前言/190
《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192
西安事变五十二年了! /194
张学良心事探微/196
别窝囊张学良了! /217
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220
张学良不该再含蓄了! /230
吁请张学良先生/233
张学良欲说还休了哪些话? /236
“扬眉”不够,“吐气”才算
——送张学良序/239
张学良为杨拯民题词/242
长叹犹怜张先生
——电视捧蒋不谈兵,赴美居然一矫情。
别有怪言谢时望,长叹犹怜张先生。/244
龚忠武的《少帅纽约行有感》/246
国民党的三通前科/250
《独立评论》疑案质疑/268
- 《中国现代史定论》(273 - 323)
- 周恩来上街卖报了吗? /275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278

谁删减了《吴铁城回忆录》/294

廖耀湘殉国了吗？/306

你淮海，我徐蚌/312

将军白发征夫泪/314

黄维一直未屈服？/316

王仲廉人死书活/318

本卷未采用之篇目：

《中国现代史定论》

《现代史辨伪方法论》《论所有的宝全牙》



目录

本
教



中国近代史
新论

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

近代西方学术输入中国,明显的划分,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573—1795)——自明朝神宗万历的第一年到清朝高宗乾隆的最后一年(乾隆六十年),即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尾声。

第二阶段(1851—1911)——自清朝咸丰元年到清朝终止,包括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十年。

近代第一个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ios de Xavier,他当时没有中文名字,这个名字还是以后的人译的),他在16世纪刚过了一半到达中国,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最后赍志以没,死在中国海岸边的上川岛。

方济各·沙勿略死了以后,又有六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想进入中国,可是都不能成功。他们至多只能在澳门歇歇脚。

真正完成这个使命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利玛窦出生的时候,正是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中国的时候。他年轻时候在罗马学法律,旁及自然科学。他在三十岁(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到达中国的澳门开始传教。他是最懂得收揽人心的人,他知道如何先吸引人的好感和信任,而不是先刺激人。他起了中国的名字(号称利亚泰)、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穿中国的衣服、读中国的典籍,甚至在家里都不挂圣母玛利亚的肖像。最后,他透过一个有权的宦官的帮助,在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向中国的皇帝

“进攻”！

试看他的上皇帝的表文，何等洞达、何等谦冲：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穹远，从来贡献不通，遐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霑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啞哑，因僦居而习华文，淹留于肇庆韶州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经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贵异耳。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迄未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以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恚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忧，庶少伸于万一。抑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者；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利玛窦进京的年代，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说：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遂与同会庞顺阳以礼部文引，躬诣阙廷，贡献方物，诸当道款待如礼，而山东开府心同刘公，闲贡物倍加优待。乃越黄河抵临清，适督税内官马堂，邀功拦阻，悉办贡物奏章，自行上达。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出入燕都。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命内官学习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复蒙赐问大西教旨，凡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饌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禄，受廩饩，上奉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复命画工，图形进览。

自鸣钟的神奇作用

利玛窦进贡的物品中,最引中国人的兴趣的是自鸣钟,也最得神宗皇帝的喜爱,神宗最后特准利玛窦在北京居住,并且送钱送房子给他,自鸣钟发生了极大的作用。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乐考》中记这种自鸣钟说:“又有自鸣钟者,秘不知其术。大钟鸣时(正午一击,初未二击以至初子十二击,正子一击,初丑二击以至初午十二击);小钟鸣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盖气机所为,他人不能为也。”罗光在《利玛窦传》里曾记载这两架钟所引起的有趣情况:

神宗皇帝见到西洋贡物,件件过目,看到天主圣像和圣母圣像,瞿然失色,脱口喊说:“这是活佛。”立命将天主圣像放置库中,圣母圣像转赐慈圣皇太后。太后素好佛,“京师内外,多署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但是太后看见圣母像栩栩如生,心中也生畏惧,不敢留在官中,命在内库安置。

两架自鸣钟最使皇上惬意,钟针随滴答之声移动,准时当当报鸣,神宗皇帝喜为天下奇物。八天后钟忽停止,皇上立刻命太监田尔耕向西洋人追问究竟。田尔耕邀利庞两神父进宫,在二门外居留。利神父向田尔耕解钟表的用途,计时计刻,周转不息。但为使钟表准确计又使钟表不停,须一个人专门管理。因是皇上应指派太监一人管理钟表,并称在三天以内授予太监管理之术。田尔耕将利玛窦的话一一奏禀,神宗皇帝派四个钦天监太监向利玛窦学习管理自鸣钟。利庞两位神父便迁居钦天监内,三日三夜,教导四人自鸣钟的一切秘密。四个太监把利玛窦所说的话笔之于书。

自鸣钟在宫内继续行走,敲刻敲点,皇上欣悦。命把小自鸣钟留在内殿,大自鸣钟交留工部建一木塔,供于皇寿殿。又遣太监询问西洋风俗,并命画师绘画利玛窦和庞迪我像。太监把画像展陈御前,皇上看见像上满面胡须的西洋人,顾视太监说:“这些人是回回?”太监跪禀说:“这二人吃猪肉,一定不是回回。”

皇帝对自鸣钟的喜爱,又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次皇太后要看钟表,皇上怕太后把表留住不还,命太监勿上紧弹簧,自鸣钟送到太后处,不动又不鸣,太后很失意,又将表送回。太监们知道皇上爱钟,便千方百计想留住利玛窦,深恐钟表一旦坏了,无人能修,他们将遭杀身之祸。

就这样的,为了钟的缘故,使利玛窦跟皇帝之间有了一段无形的桥梁,虽然他们从来没见过面:

一天,内廷太监忽然捧出前次进贡的小自鸣钟,宣传皇上谕旨,命细心加以修理,因为钟表停止不动了。各部人员,听说进贡的钟表捧出御殿了,大家都到利神父寓所,观看钟表,太监将此事传到了皇上耳中,万历帝立刻命太监把钟表捧回禁中,召利玛窦和庞迪我进宫修理。以后每次钟表坏了,太监便来宣旨,召人进宫。后来皇上且规定每年四季,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因此中国各处乃散布不确的传说,说皇上屡次和我们的神父谈话,朝廷上的大官则连皇上的面都不能见。”实际利玛窦虽常常进宫,却从来未得见皇上。

虽未得见皇上,但安居北京的目的则已达到。《明史》说:“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粢,给赐优厚。士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但是明朝的皇帝仍想知道利玛窦到底是什么样儿,于是由画家把利玛窦画了一张像,这真是有趣。

西土圣人

在明神宗《万历实录》第二十九年(1601)有两段原始的材料,记17世纪一开始,利玛窦进京的状况: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来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官禁者也。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赉给，则该监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也。但查各该贡夷，例有回赐，贡使必有宴赏，利玛窦以久住之夷，自行贡献，虽从无此例，而其跋涉之劳，芹曝之念，似宜加赏赉，以慰远人，乞比照暹罗国存留广东有进贡者赏例，并照例给与利玛窦冠带回还。勿令潜住两京，与内臣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不报。

二十九年七月丙午礼部复题，利玛窦涉远贡琛，乃其一念芹曝，臣等议拟赏例之外，量给所进行李价值，并给冠带回还，盖亦参酌事理，上听裁夺，迄今候命不下五阅月矣；无怪乎本夷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唯欲山栖野逸之意，譬诸禽鹿久羁，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委宜体念，乞准所请颁给，遣向江西等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下遂远人物外之踪，上彰圣朝柔远之政。不报。

在利玛窦进奉自鸣钟等礼物后一年，神宗皇帝又特准他在北京建筑教堂。于是他更有公开传教的机会。经过三四年的岁月，利玛窦已在北京收了两百多个教徒。其中甚至有朝廷中的显宦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可见他的影响是“自天子以至庶人”的。

花村看行侍者著的《谈往》一书里，有两段描写利玛窦的文字，其中提到他告诉中国人地圆观念、世界地理情况等等，使中国人极度惊奇，甚至称他做“西土圣人”！

初出千里镜、自鸣钟、举重算法诸事件，较大明国贤愚万倍。更出欧逻巴舆地图，接大明国，仅掌中一纹，东南大海，固不如也。留都台省，骇极喜极，尊为西儒，称为西土圣人再出。浑天仪、量天尺、勾股法、算时测

度、卜影景星,诸谈玄说奥,更莫能识其隐。又曰:大统历已坏,会须修之。更是惊奇!胸包天上之天,目空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达御览。遣太宗伯冯琦琢庵,叩所学。

花村看行侍者又说:

窠入京师,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堂制狭长,上加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供耶稣像。像系彩饰平画,望之如塑。貌三十余人,左手执浑天仪,右叉指,若方论说状。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轮,鼻隆准,目若矚,口若声,右圣母堂,貌若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所供香灯盖帟,修洁精美。

这些记述很可看出利玛窠在中国京城里如何在现身说法、如何收揽人心。

利玛窠不但自己传教,并且还影响中国士大夫,使他们帮助他说法,这一段过程是煞费苦心的,他的高明手法乃是他使人真的相信“其言多与孔孟合”,所以他的布教,是合于中国的传统的,是上承孔孟的道统的。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中有一段讲他“苦心学习”和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故事:

其居端州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编,无不尽畅其意义。姑苏瞿太素,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之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学称,崇奉释氏,多有从之者,一日与诸公论道,多扬释氏,抑孔孟,时刘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学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驾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

徒弟们——徐光启

利玛窠最影响深远的的一个“徒弟”,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光启。他第一次见

到徐光启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这是16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在南京过路相逢,并未能长谈。这正如徐光启所追忆的:“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

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点了翰林,当时利玛窦非常兴奋,他寄很大的希望在徐光启的身上,他深信徐光启可以帮助他的传教事业,他写信给罗马的一位朋友,说徐光启

虽真是文人,而且享有文名,但该去应试,因为在三百名新进士里只选二十四名翰林。中了翰林,还该受试三年,然后入翰林院。这一院是中国最贵重的学院,朝廷大官都是从这翰林院出来的。希望天主赏赐他成功,那么他便常可住在北京。用他的声望、他的指示和他的善意,他可以帮助我们。(罗光:《徐光启传》)

徐光启跟利玛窦的过从,前后只不过三年,利玛窦就死了。但是他们却合作了一部著名的译本,就是《几何原本》。这部书是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前六卷的译文,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于北京,利玛窦有专文叙述译书的经过,收在罗光的《利玛窦传》里,利玛窦称徐光启是“保禄博士”:

保禄博士后来觉得,译书非他自己下手不可。大约别人也向他说了,译书非他的才笔不能成功。他便决意自己下工夫,每天到我们堂里,坐三四点钟的工夫。无形中教我们的身价也增高了,大家都知道一位名闻京师的翰林,到我们这里来求学。他自己愈听愈体味到这册书,又高深、又确实。跟朋友们接谈,便常谈这册书。他费了一年多的工夫,用一种明畅雅丽的文笔,译出《几何学》的前六卷。他本想把全书译完,可是玛窦神父因有许多的传教工作,便告诉他先看看中国士大夫对这六卷译本有怎样的态度,然后再继续翻译。于是便把六卷的译文刻板付印。玛窦神父和保禄博士各作一篇序文。玛窦神父的序文,说明《几何学》的著者,乃我们欧洲一个最古的学者。几何学的课本,是他的教授丁氏所作。这本翻译,是选译了课本的重要说明和理论。

刻板后印刷多册,保禄博士分赠友朋。……刻板现在存在我们堂内,

我们也印了许多册数分送朋友。还有别的人到我们堂里来请印,我们都给他们印了。玛竇神父拿这书给一些人讲解,保禄博士也给一些人讲这书;这样许多人便渐渐认识我们的学术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近代的西方文明中的纯理科学一方面的文献,在历史上,真是划时代的大事,所以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这部《几何原本》,后来屡经重印,并曾节录于方中通的《数度衍》里面。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特别命令将它译为满文,同治年间(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又把它重刻,在南京出版。

《几何原本》刻印的时候,徐光启正好奔丧回家,但是丧事办完以后,利玛竇已经“蒙主宠召”了。他对利玛竇的敬重,由他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

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真宰,乾乾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诸凡情感诱慕,即无论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绝不萌诸其心。务期扫除净洁,以求所谓体受归全者。间尝反复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这样子对利玛竇的颂歌,正反衬出这两个人那幅师友切磋的图画,也正反映出第一次中西学人的大合作。

李之藻和地图

除了徐光启以外,另一个受利玛竇影响而从事于介绍西学的名人就是李之藻。李之藻字我存,在利玛竇进北京的时候,已在工部任要职,他对地理学本早就有兴趣,天资又高,他是东方人中第一个接受西方宇宙观念和天文学知识的人。利玛竇到北京时曾呈献山海舆地图,就是世界地图。李之藻听说了,大为高兴,特地去拜访利玛竇,他在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的序文里追记道:

万历辛丑,利子来宾,余从僚友数辈访之。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